

断断续续和老宫女相处十年的岁月中,她谈了不少光绪的事,但都是只言片语。譬如:光绪胆小,最怕夏天打霹雷,一到下暴雨的时候,门窗都要紧闭,让太监站在两旁,自己捂起了耳朵,但他又喜好听暴雨后,宫里下水道泻水的声音。他常常顶着雨来到御花园东北角的一个亭子里,下面池子里有个石龙头,高悬着,后宫的雨水从这个龙头喷泻出来,落在深池子里,像瀑布似的,轰轰作响,长时不断,流入御河。这是他最喜欢听和最喜欢看的。还有:他性情暴躁,喜怒无常,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。他常常夜间不睡,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,遇到不顺心的事,就自己拍桌子,骂混账,也不知是骂奏折呢还是骂近侍太监,吓得太监们都心惊胆战。像这些支离破碎的事,她说得很多,只是三言两语,又不便于记述。细一思索,却也合乎光绪的性格,“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”,他既胆小,又任性。



## 晚清宫女 目击光绪珍妃那些情事

### 背宫和走宫

老宫女很风趣地对她说:“大概都愿意听听宫里幸妃子的事吧,相传皇帝晚上召幸妃子的时候,为了保证皇上的安全,把妃嫔的衣服先脱光,用斗篷围着,让太监背进皇帝的寝殿,这叫做‘背宫’。细说起来,并不完全是这样。当皇上就寝的时候,太监把承幸簿呈到御前,当然,生病或信期的妃子不在内,由皇上任意选择。然后由太监提着灯笼去召唤。妃子早已恭候了,稍事修饰,太监在前面导路,贴身的侍女在后面护送,就这样进入皇帝寝宫的偏殿。这里早有准备的,洗梳妆一番,脱掉衣服,喊承幸,于是由太监背到寝殿,只是几步之遥。并不是由东宫到西宫,背着妃子满处跑。——这都是在清闲时,我们宫女们闲磕牙,听姑姑们说的。到我们在宫里当差的时候,还流传着这样的笑话。譬如:我们宫女当中,如有一个模样俊俏,好打扮的,大家就拿她开玩笑,说‘哟——头上脚下这么漂亮!水灵灵一朵鲜花似的,小心,晚上老公公(太监)来,把你背走!’惹得对方一连串的骂:‘烂舌头根子的,盼着你将来嫁个粗大、麻、黑、壮外带连鬃胡子的汉子,像黑瞎子(东北话,指狗熊)一样舔你的脸,免得你胡吹!’这也算宫女们的俏语谑语吧!可见宫里流传着背宫的说法,究竟什么时代有过就不清楚了。”

“珍妃‘走宫’和背宫就截然不同了,走宫是把妃嫔当成心爱的人、知心的人,在皇上处理政事的屋子里把爱妃宣来。宫廷制度,一般处理政事的屋子是严禁妃嫔进内的。这时,妃子女扮男装,袍子、褂子,大辫子往身后一垂,戴上圆形的帽子,碧玉的帽正,上头一个红疙瘩,脚上一双粉底官靴,活脱脱是个少年公子。可以给皇上磨墨捧砚,也可以跟皇上说古谈今,但不能谈朝政,也可以谈谈诗词书画,也可以陪皇上下盘棋。这是个最得宠的待遇,旁人羡慕得不得了。再说一句,这和背宫绝不一样,主要是身份不同。在戊戌前,光绪宠爱的珍妃就时常这样,她经常穿好了男装等候召唤。所以嫉妒珍妃的人,就说珍妃干预朝政啦,服装打扮不合宫廷制度

啦,喜好女扮男装大不敬啦,等等。老太后也曾为此下过诏书,申斥过珍妃。其实那都是隆裕吃醋的原因,也包括瑾妃在内。”

### 过分宠爱,招来横祸

提起珍妃来,她并不是块美玉,更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物。她也弄过权,卖过爵,只是在老太后的严威下哪能容她放肆。倒是光绪非常值得同情的,这里不谈他的政绩,只谈他的生活,尤其是爱情。我们说他是个痴心的皇帝。如今宫廷剧不少,可惜没有一出写光绪的爱情戏。他的事比起唐明皇杨贵妃来,比起梁山伯祝英台来,不知要缠绵多少倍。

据老宫女说:“刘太监自从来到山西后,因为是从大内来的,比较可靠又懂规矩,又是李总管的徒弟,于是就派在光绪跟前当近侍。他看到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,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,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,漠不关心,每餐六菜一汤,不管别的人吃什么,他永远是如此,一直到西安都是这样。最愉快的时候,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,很平易近人,下完棋后,仍然像一块木头,两眼痴痴地一动也不动,急躁发脾气性格根本不见了。好像他下定狠心,不管外界如何,他只是装痴做哑。一个血气方刚的人,收敛到这个程度,也是非常痛苦的了。”

“他念念不忘的只有唯一的知心人珍妃了。”光绪对珍妃一见钟情,他哪里知道珍妃政治生活的险恶。“皇上这样加恩于我,不怕旁人嫉恨我吗?”在甜蜜的日子里,珍妃悄悄地对光绪说:“我是皇上,旁人能对我怎么样!”光绪自以为堂堂天子,旁人又能奈我何?这是宫廷里暗地传出的他们的对话。于是过分的宠幸引起了宫廷内的不满,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太后。以老太后那种骄横的脾气,天下任何人没有敢给脸不接的人,单单是光绪。给你娶的皇后,你偏偏不爱,在天下人面前伤了老太后的尊严,这种怨绝没有不报的道理。光绪只知道一味地痴情,天真的珍妃也不知早天地收敛,以至落到一死一囚的境地。“不是不报,时间没到”,老太后的狠心是出名的。”

### 瑾妃难以替代珍妃

“在西安,我们住在北

街(南衙是总督衙门,北衙是巡抚衙门。老太后先住南衙,后搬到北衙)时,因为地方窄小,皇后和皇上住在一间大房子里,中间用隔扇隔开,两屋通联。这可能是老太后的巧安排吧,但光绪从来不理皇后,而皇后呢?也从来不服气!”

“有人说,自从珍妃死了以后,光绪把爱珍妃的感情移到瑾妃身上了,那也是无中生有的话,根本没这回事。光绪是个性格孤僻而又多疑的人,如横下一条心,九牛也拽不回来的。他早就认定瑾妃并不忠心耿耿和他一条心,珍妃被打入冷宫,受隆裕打嘴巴的凌辱,他清楚地知道,瑾妃也曾经顺水推舟地说些不合情理的话。所以光绪对瑾妃很冷淡,在西安看不出她有任何和颜悦色的表现。”

“辛丑年回銮以后,为了掩盖老太后的残暴,为了缓和国内外的舆论,说珍妃担心自己受辱,在洋人进宫前,投井殉节,特命珍妃的娘家,下井打捞。按规矩,嫔妃的家属,根本不许进宫,除非嫔妃生孩子。平常家属要买通太监,才能和嫔妃通消息,这也是太监们的一笔收入。现在让她家里人捞尸,这是天大的恩典。”

“珍妃生于光绪二年(1876年),姓他拉氏,属正红旗,在娘家瑾妃大,排行第四,珍妃第五(她的家族民国后改姓唐)。光绪十四年进宫,13岁,曾住东六宫之一的景仁宫,光绪二十年(1894年)册封为珍妃。貌不美、聪慧、喜书画,颇得光绪钟爱。曾因触犯隆裕,在太后的支持下遭到拷打,降为贵人,后又复妃位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,被慈禧幽禁在宫内东北三所。二年后,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进北京,被慈禧投入井里。死时年仅25岁。我们可以说是同时代人,她仅比我大5岁,一切经过差不多都是我亲眼看到的,所以我对她知道得比较清楚。”

### 打捞珍妃尸体时光绪不在场

“打捞尸体的时间,记不太清了,大约是回銮以后第二年春末开始打捞的。天还冷,自然和推下井的情形不同了。由贞顺门里到乐寿堂,划为一个禁区。先焚香做佛事,彻夜念经;由萨满跳神,引魂到景仁宫。娘家的人罗拜在地,瑾妃致祭,

因亡人为大,瑾妃行叩拜礼。贞顺门里偏东的北墙上,露天的有一木龛钉在墙上,是祭奠珍妃的,正面对井口;两边有黄布帘挂在木龛内,木龛外的两边像挽联似的挂着两竖幅黄布,像对联贴在墙上;龛中间上边挂着一横幅黄布,像横批一样,也贴在墙上。奇怪的是都没有字。据说龛里头也没有字。那时我已离宫了,都是老刘对我讲的(1946年秋,我们和老宫女一起逛故宫时,木龛还在)。”

“先打捞上来的是一领破竹席子,据说当初裹珍妃用的。据打捞的人讲,尸体面目浮肿,已经辨不出五官了。因为井口很小,容不下两个人,是把井口拆开打捞的。”

“不说这些了,说起来几车话也说不完。主要的一句话,打捞珍妃时光绪并没露面。这也是老刘告诉我的。后来光绪要来了珍妃在东北三所挂过的一顶旧帐子,常常对这顶帐子出神。从此他再也沒接近过任何女人,直到宾天,可以说对珍妃是情至义尽了。”

我们听完老宫女的叙述,不禁抚几长叹,无论是皇上还是庶民,对爱情坚贞,百折而不变的,总是被人们敬佩的,而皇帝更是难得。说句唐突的话,贾宝玉赌咒发誓地对林黛玉说,“任它弱水三千,我只取你的一瓢而饮”,但他没有做到。他既爱俊袭人的“肉”,更爱病潇湘的情,是二者兼顾的。光绪并不是这样,在花好月圆的时候,只是一心热爱着珍妃。在同遭患难的时候,正像汉末乐府所描写的那样,两只孔雀,一雌一雄,雌病雄伤,莫可奈何。于是雄的唱了“吾欲负汝去,毛羽何摧颓;吾欲汝去,口噤不能开”的字句。说白了,我想背着你走哇,可惜羽毛全被打零落了;我愿意叼着你走哇,可惜我的嘴又被人捆住了。戊戌以后,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。等到“金井哀蝉一叶秋”的变故发生以后,那就立誓不近女人。用句大鼓书上的词:“一心无二只有你,若有别意天不容。”此心此身,誓不与他人,从此恨恨而死。真是:涵元殿里含冤去,一片痴情付爱珍。我们佩服光绪就佩服在这里。是真情,不是假意;是事实,不是梦幻。

文章摘自《宫女谈往录》

## 潜伏敌人内部 屡立奇功的李明灏

1949年9月23日,毛泽东和朱德在北京举行宴会,专门宴请了程潜、张治中、傅作义、邓宝珊、黄绍闾、李明灏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。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明灏。他长期在敌人的心脏里,按毛泽东的指示行动,多次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大功。

### 成功营救 80 多名共产党员

李明灏(1897—1980),字仲坚,湖南醴陵人,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。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。1923年任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,北伐时任团长、师长。

1927年5月21日深夜,长沙城里突然枪声大作,奉武汉国民政府之令赴长沙招兵的少将师长李明灏从梦中惊醒。原来,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,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率领1000多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,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

正在这时,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匆匆跑到李明灏面前,从鞋子里抠出一个小红纸,交给他,然后消失在夜幕中。李明灏打开纸条,几行苍劲有力的草书映入眼帘:国共合作破裂,共产党人将遭到大肆捕杀,请设法营救。落款是“毛泽东”。

李明灏大吃一惊,他当机立断,命令手下李隆光:你带领部队全副武装,马上赶到省工会、农会去抓共产党,抓得越多越好。”

黎明时分,李隆光带着部队果然抓回了80多名男女工人和农民。李明灏对李隆光悄悄交代了一番后,命令紧闭大门。不一会儿,一阵急促的撞门声传来。原来是来搜捕共产党的。勤务兵们抵挡不住,那些人一窝蜂地冲了进来。

这时,李明灏一个箭步冲过去堵住了去路,大喝一声:“不知道我是招兵的吗?你们要是不相信就去看看,但是都给我规矩点!”

来人走到后院一看,那里果然有一群新兵在操练。来人立刻点头哈腰地说对不起,灰溜溜地走了。原来,李明灏已经料到了许克祥要挨家挨户地搜捕共产党,就先准备了90人的饭菜,让被抓来的共产党吃饱,然后再让他们穿上新军装,在李隆光的指挥下开始了操练,才混过了刚才那一关。

短短的几天,长沙城里一片血雨腥风。李明灏开始想办法把那些共产党转移。几天后的早晨,李明灏给乔装成新兵的共产党人每人发一支枪,说是要拉到野外搞军训。一路上惊险重重,但是总算顺利地过了关。李明灏把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点以后,才又想方设法返回。

后来,这次被救出的80多名共产党人找到毛泽东,成为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。

### 为毛泽东“借”来军用地图

井冈山初创时,毛泽东指挥红军战斗却没有一张像样的军用地图。在一次击退国民党的“围剿”后,毛泽东因为没有军用地图而焦虑和发愁。

这时,朱德递给他一封信:“这是上海地下党转给你的!”毛泽东拆开信看罢,说:“李明灏!是不是1924年,经常请我和恩来到广州陆军讲武堂讲课的那位教育长啊?”正是他,听地下党同志讲,那次他因为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分子,结果被人告到老蒋那里,要不是一些人力保,险些脑袋搬家。但他没有害怕,又帮助我们搜集了不少重要

军事情报,现在他说到上井冈山助你一臂之力!”

毛泽东一听,对李明灏更加信任。他立即对朱德说:“助我一臂之力,这很好哇,能不能请他帮我们搞一些反‘围剿’用的军用地图哇?”正在上海等候上山的李明灏知道了毛泽东的需要后,立即赶回武汉,利用过去的老关系,打进了设在武汉的豫、鄂、皖三省“剿匪”总司令部。

机智的李明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终于将毛泽东所要的军用地图“借”齐了。他立即用暗号联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仁霖,不几天,刘仁霖就派一位湖南妹子化装,来到武汉与他接头取走了地图。在军用地图的帮助下,红军巧布神兵,出奇制胜,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飞机、大炮掩护下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

取用地图”后,李明灏到了南京,开始从事军事教育工作。由于他卓越的胆识,蒋介石再次授予他中将军衔。在此期间,他曾以教坛作掩护,使400多名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免遭暗杀。他还为共产党收集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。

### 说服陈明仁等 38 位国民党将领起义

1948年,李明灏来到解放区。1949年2月18日,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飞渡长江前夕,蒋介石命他的虎将陈明仁率军开赴长沙,并且给他调遣了大批军队,命他死守长沙。

6月,毛泽东起草了《赞同程潜和平起义方针和部署》的密信,让李明灏送给程潜。但是蒋介石对此早有觉察,先下手剥夺了程潜的兵权,并派人严密监视程潜。因此,湖南和平起义的大计能否实现,就看能不能争取陈明仁了。渡江战役打响以后,蒋介石更加紧了对程潜的控制和对陈明仁的督促。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,毛泽东也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做陈明仁的工作而着急。想来想去,只有李明灏可以胜任。因为李明灏是陈明仁的老师,私交也很好。

李明灏再次挑起了重担。当时,长沙城内情况复杂,李明灏毫不畏惧,孤身一人前去劝说陈明仁。但是陈明仁非常傲慢,对李明灏非常冷漠。

在与陈明仁谈判期间,李明灏还差点被白崇禧派来的刺客伤了性命。经过李明灏的耐心说服,陈明仁终于被打动了,并且表示参加通电起义。但是后来,陈明仁情绪上出现了一些反复。李明灏只好再次独闯虎穴,再次说服了陈明仁。第二天,两人一同来到了和谈代表的驻地,陈明仁郑重地向共产党递交了完全赞同和平起义方针和部署”行动的起义协议书。8月4日上午,陈明仁与程潜率领38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联名发出起义通电,正式宣布即日起脱离国民党政府,加入共产党的人民政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李明灏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中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、湖北省副省长、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1980年8月25日病逝于武昌。

(来源:黑龙江晨报)